

雷锋精神：德性伦理与榜样教育

高国希

(复旦大学 社会科学基础部, 上海 200433)

[摘要] 雷锋离开我们已经半个世纪了,但他的精神始终在激励着我们的社会,镌刻在人民心中,成为引领道德风尚的一面旗帜。时代的变迁、环境的变化,都没有改变雷锋精神所代表的道德理想和精神追求。从德性伦理的视角来看待雷锋精神,对于个人品德建设,对于榜样教育,都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雷锋 德性 品德 榜样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2X(2013)13-0044-04

雷锋,作为时代的道德楷模,对社会成员有着怎样的激励意义?通过雷锋这个好榜样,如何使道德教育、榜样教育走向常态化?在价值选择多样、多元、多变的当代社会,如何引导自主的公民追求高尚纯洁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追求完美、完善自我、崇尚卓越?通过德性伦理,探讨榜样教育,也许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德性理论,在其最早的形态中,关注的不是“做什么是对的”,而是“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前者是关于伦理的个别理由的问题;后者是关于人的生活的更为宽广的实践理性的问题:它关系到人的一生应当如何,怎样才能幸福一生。^[1]德性伦理使人们关注:道德是规则、原则,还是更多地具有品德、德性的特征?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的道德感,内化为个人的品德,还是恪守一些原则规范,“不得不”去遵从它?所以,道德理论的探究视角,常常划分为“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这是两个各有侧重的切入方法。规范伦理学着眼于行为的最终标准,探讨“我们应当接受哪些一般规范来指

导和评价行为”以及“为什么”。

在这方面,中国与西方都有大量的传统文化资源。儒家作为中国几千年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和民间伦理观念,一直注重品德的培育与修养;在西方,品德德性,自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以来,也一直成为古希腊至17世纪伦理学的主导倾向。而在当代,中西都出现了品德理论的复兴态势,在道德教育的实践领域各自也都展开了各具特色的探索。

德性伦理不主张具体的道德判断要从属于固定的规则。“古代的伦理理论关注行为者作为整体的生活,关注品性和选择,关注实践智慧和情感作用,并不认为道德本质上是惩罚性的或矫正性的……而是主张这样的道德观:行为者在一个正常的、不受压抑的发展过程中自然会接受的道德观。”^[2]

这与儒学的性善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牟宗三认为,在周朝时,周公建立典章制度、人伦教化,奠定了儒家礼乐的基础,但这是外延的、广度的,并非内容的、深度的,是外王的而非内圣的。^[3]孔孟的儒学,注重人的品性,但两汉以后渐转向外在约束。儒学关注人性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礼乐

高国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制度仅仅是外在的约束。

及至宋明,理学的开创者程颢、程颐从理、道、性、德本体论圆融一致的立场出发,提出“率性会道,体道成德”,^[4]主张“道即性也”,^[5]提出“一德立而百善从之”,^[6]说明培养善心非常重要,是道德行动的根源所在,他们秉承儒学“教人者,养其善心而恶自消;治民者,导之敬让而争自息”,^[7]这样就抓住了治理的源头,秉承了儒学道统。宋明理学作为新儒学的形态,被认为是理学恢复了孔孟的儒学传统,恢复了孔孟学说的内心品格追求,从两汉以来儒家注重外在法度规制的偏离中回到品性“正统”,从根本上扭转了方向,其根本标志就是理学对于内心品格的追求:体道成德。

德性伦理注重道德楷模行无言之教,这种教育润物无声、境界通达。道德楷模是怎样炼成的?德之养成及其环境是怎样的?德性伦理学主张,德性是自己修养得到的。德性伦理学重视道德楷模的作用。根据德性伦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赫斯特豪斯的提炼,德性伦理学主张:“一个行动是正确的,当且仅当它是一个有德性之人,按照他的品性,在此种情境中会采取的行动。”^[8]这里表述的,应当就是理学的“气质自化,德器自成”的道理。^[9]德性既在人伦日用也在安身立命上体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于日用处体现小德,于主体处则体现大德,即体现出敦礼义、敦根本。德性伦理告诉人们,德性是在对现实状态的认识基础上体现的坚持不懈的理想追求,依德而生是好生活的最好体现与阐明。儒家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乐观主义的理想人格,主张个体在品性上认真修养,必能达至圣贤境界。“人皆可以为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10]“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11]必达于圣贤、止于至善。儒学依据性善论和秉承“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乐观主义理想,主张刚健有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个人顺天而行,认为个体从品性上认真修养,必能达至圣贤境界,主张“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而自弃者,皆自弃也。孝者所当孝,弟者所当弟,自是而推之,是亦圣人而已矣。由心发动,由内而

外”。^[12]这种成为“人”的追求与修养是需要倾注全部的精神,终生执着于这一目标的。

“原则无品德是空的,品质无原则是盲的”,“好的德性没有法律是脆弱的;但只有正义也不能指导人生,好的法律必须要有好的品性来提供支撑”。^[13]所以,制度与品德是相互支撑的,品德是规范、原则的生命所在。现代化不只是外在的指标,也在人的观念和精神状态上体现出来。英格尔斯指出:“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14]“那些先进的现代制度要获得成功,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依赖运用它们的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15]

品德是稳定的个性状态,但品德、品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获得的、在实践中养成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看到,我们所有的道德德性都不是由自然在我们身上造成的,它是由习惯养成而获得的品性、品质,但品德并不只是“习惯”,它的涵义要丰富得多:“习惯”虽然可以帮助我们形成德性,但德性却并不是习惯。

由德性伦理我们可知,应当过怎样的人生,比具体的做什么的规范条文,更加根本;培铸什么样的品格,比简单地恪守一些规则,要更加深刻。我们学习雷锋精神,就是要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铸就高尚的品德,像雷锋那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把对雷锋精神的教育提炼为一种榜样教育模式,有着更加普遍的意义。我们看到,雷锋与张思德、白求恩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杰出代表,至今仍是我們努力学习的榜样,也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只要有人类社会,就需要有这种“一切为了人民”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榜样教育研

究所要认真探讨的。

二

雷锋精神在很多方面激发起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内心需求,对青年学生发挥着影响。无论是学会求知,还是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当代青年人都需要学习雷锋精神。终生学习,是建立学习型社会的动力源;学会做事,干一行爱一行,对技术精益求精,脚踏实地、默默奉献的螺丝钉式的敬业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也是个人与社会发展都需要的;学会做人,回报社会,把个人融入集体、融入社会,从一己私利中超越出来,追求的是一种精神,这正是现代人的灵魂、精神家园之所在。

现代生活的重要特点就是公共领域的生成。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不局限于一地一域。多元的社会、多样的需求,需要共同价值的认知认同。现代社会要克服“公民的私人化症状”(哈贝马斯语),克服冷漠、不合群、孤独,就要拥有和表现出公民资格所需要的公民品德。公民品德,就是成为一个好公民的道德与政治品性。个体如果没有走出个人狭隘私利的情怀,就仍然是不成熟的。正如爱因斯坦提出的,能让人从自私欲望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超个人”(super-personal)的价值,是值得追求的最好的能力。践行德性,要有“伴随着品德的愉悦感”,^[16]履行了德性,应当有愉悦的体验,这也就是为什么做了好事又感到快乐,乐于助人的原因,因为美德已经成为他的内心品格了。道德教育应着眼于培育人的品质和能力,而不只是机械地复制给受教育者一些规则,因此,在进行规范教育的同时,更应当注重道德卓越、理想人格、“爱”、“尊重”等道德情感的培养。道德的人拥有理性知识、做出选择,通过“稳定的、不变的品德”而起作用,这是行动者个人的境界与追求,体现了其人格稳定的、完美的品质特征。培养好的品德,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

美国的品德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通过强调共同体分享的价值,建构和教育好的品德,

培养有道德的、有责任的、有关爱心的年轻一代。它是学校、社区、国家有意识地、主动地努力向其学生细致地灌输(instill)重要的核心价值、伦理价值和公民价值(important core, ethical, and civic values),诸如尊重、责任、忠诚、坚毅、勇气、公正、自律”。^[17]“品德教育并不仅是一种教育趋势或是学校赶时髦,它是好的教育的基本方面,是对个人进行智力和精神教育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需要重新致力于对我们的孩子心灵、思想、双手的培养,塑造他们的品德,帮助他们‘了解好的品德,热爱好的品德,具有好的品德’。如果能做到这些,我们就会真正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国家,从而保证所有人的自由和平等。”^[18]由于国内关于美国品德教育运动的论著已有很多,此处不再赘述。

即使是在以恪守原则的义务论著称的康德伦理学那里,也十分强调道德楷模的作用。这方面,西方思想界一直存在着对康德的误解。比如,麦金太尔认为,在康德的道德著述中,道德就是遵从规则,“不是顺从于规则的道德,如果不是彻底地,也是几乎全部从视野中消失了”。^[19]虽然康德坦承有时道德的人“仅仅只是出于义务才活着,而不是由于他对生活感到丝毫的趣味”,^[20]但康德在引入义务概念时,也提供了道德卓越(德性)和理想的道德个人的概念:一个人的自我完善和他人幸福的责任。我们有义务采纳某个体现这些普遍目的的目的,但我们在采取行动的特殊过程中却会存在着偏差,他的不完全的义务观念就提供了处理这些不同义务之间冲突的理论依据。康德在德性理论中更多地强调的是是一个理想的道德行动者应发展出什么品性,强调应当有“爱”、“尊重”等道德情感,强调这些情感在我们履行义务时的重要作用。这样,强调“德性的人”、“卓越”、“道德人”的理想,就与德性论不谋而合。同时康德也强调德性运用的条件、经验、环境的作用,他认为,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也是不可少的:“先天的道德律总是需要由经验磨砺的判断力以运用于现实生活”,^[21]“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具体地发挥作用”,而这正是德性。研

究经验的道德人类学,可以展现出在什么条件下,道德法则能够现实地成为我们的动机,它也可以“教给我们诸如教育等社会制度能够唤醒我们趋向道德法则的正确态度,激发我们由此而行”。人类学所起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它能帮助我们把握道德法则运用到具体的情境中。我们当然是由这个法则驱使而行动,但我们也需要知道如何运用这个法则。因此,我们就需要人性的知识,以便有效地履行义务、发展才能。^[22]康德自己提到过,我们有义务保持自己的健康,促进别人的幸福,为世界和平工作,如果不计我们行为的可能的后果,人们甚至就无法去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不可能不计后果。

道德教育着眼于培育人的品质和能力,而不只是机械地复制给受教育者一些规则,因此,在进行规范教育的同时,更应当注重道德卓越、理想人格、“爱”、“尊重”等道德情感。道德的人拥有理性知识、做出选择,通过“稳定的、不变的品德”而起作用,这是行动者个人的境界与追求,体现了其人格稳定的、完美的品质特征。雷锋,作为道德楷模,是超越了他的有限生命的,是实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楷模,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成为时代的价值取向,始终镌刻在人民心中,成为引领道德风尚的一面旗帜。

[本文系2013年度上海学校德育理论研究与决策咨询课题“新时期雷锋精神学习与实践研究——基于榜样教育的视角”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Daniel C. Russell,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tue Eth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7.

[2]Julia Annas, *The Morality of Happin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2-5.

[3]牟宗三.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1.

[4][5][7]二程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4:328,11,411.

[6][9][10][12]二程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4:11752,12481,1199,1199.

[8]Rosalind Hursthouse, *On Virtue Eth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8,79.

[11]周易·坤[M].

[13]O. O'Neill, *Towards Justice and Virtu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9.

[14][15][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3,5.

[16]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00.

[17]North Carolina, *Character Education: Informational Handbook & Guide*, 2002, p.2.

[18]*Character Education Manifesto*, 1996, <http://www.bu.edu/education/caec/files/manifesto.htm>.

[19]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4, p.236.

[20]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20.

[21]Immanuel Kant, *Groundwork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5.

[22]Sally Sedgwick, *Kant's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7.

本栏责任编辑 曹宁华